


西北狼丛书



老虎 大福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叶广苓 著



叶广岑著

老虎大福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叶广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虎大福/叶广芩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80680-138-3

I. 老… II. 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769 号

老虎大福

叶广芩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4 插页 21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80-138-3/I·064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05)

山野的精灵（代序）

张兴海

2000年7月，叶广苓来周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那天西安文联和市委的人将她交代给县委的领导就回去了，后来据叶广苓自己说，她站在县委的院子里，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有一种出嫁的感觉。心里没底，不知前景如何，但她知道，这是“婆家”，是与她后半生紧密维系在一起的“婆家”。

她就这样在周至扎下来了，一呆就将近四年。听说前不久组织部又下了任命：再呆一届，看来她是走不了了。她像一棵柿子树，已经在周至的泥土中深深扎根，成了这里的一部分。

叶广苓喜欢柿子树，她最喜欢的动作是和喜爱的每一棵大树拥抱，谓之：借借自然灵气。柿树是周至极普遍的树种，沟坡田野，比比皆是。柿树木质细腻，造型优美，却又朴实无华，秋天一到，捧出火红的果实，给人以惊喜和慰藉，“悬霜照采凌冬挺，润甘清玉露味重”，敦厚中含着艳丽，甜美中蕴着苦涩，既大众化又考究到极致……细想，这对她还真的挺合适。

叶广芩到周至，选择了老县城村为她的生活基地。

老县城村是道光五年在秦岭腹地建设的一座清代县城，叫佛坪。城址夹在崇山峻岭中，山路盘迂，林深箐密，蛇蟒暗伏，野兽出没，被人称为“高山峡谷的尽头”。民国初年，车正轨、张治两任县太爷被土匪杀害，后任者不敢在此停留，背着大印四处流窜。“流亡政府”流亡到一个叫袁家庄的地方，李代桃僵，将佛坪城迁至于彼。自此真正的县城荒废，人走了，树长起了，草长起了，熊猫来了，金丝猴也来了……至今古城仍完整地站立于林莽之中，城内有县衙、监狱、文庙、城隍庙、义学等遗址，残留9户人家。老县城村成为西安版图上最偏远的村落，是西安惟一一个隶属于南部汉水（长江水系）的自然村。1994年，周至县在这里建立了动物保护站。

叶广芩住在老县城，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来往，这里没有电，没有一切通讯设施，与外边的联系，全凭“捎话”。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与她断绝了联系。在老县城期间，她写出了《熊猫“碎货”》、《山鬼木客》等作品。山里不能用电脑，她是用稿纸在油灯下艰难写出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叶广芩在周至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外界关注。在这个期间，她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鲁迅文学奖，使她的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在新闻媒体采访时，她谈的不是获奖，不是她自己，却是老县城的大熊猫保护，是对秦岭老虎猎杀的反思和捕获金丝猴的尴尬。后来，电视台索性将获奖的文学专访变成了生态环保的专题诉说。介绍宣传秦岭山区和动植物保护成了她心中的一个情结，从很多报刊文章及电视台专题栏目中，从她在日本、美国的讲话及讲座中，都可以看出她这个情结淋漓尽致的发挥，周至、佛坪以及秦岭山地乃至秦巴山区也因她的努力而增色。2000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华世纪坛“世纪留言”活动，叶广芩是被邀者之一，会议要求每个人写出自己留给百年之后公开的心愿，也就是一份很有趣的“遗书”。叶广芩在老县城保护站的一次会议上公开了她的“遗书”。她说，“一百年以后，我不在了，我的作品也不在了，但是秦岭的青山绿水还在，大熊猫、金丝猴还在，保护它们的工作人员还在……”在这之后不久，由于连续阴雨，秦岭山区洪水成灾，从厚畛子到老县城的沿山单行土路被冲垮，若要重新修复，耗资巨大，当地有关部门难以承受。这时我从西安一

家报社得知消息，叶广芩要自己掏钱买版面刊登文章及广告，为恢复这条道路筹资。报界的朋友因此而感动，派记者下来调查，并且无偿刊登修路集资广告。在此同时，叶广芩举着扩音器，站在西安繁华的大差市街道上，让人们关注深山的大熊猫保护，改善保护站的工作条件，成为佳话。前不久，见到保护区的一位朋友，谈及叶广芩在山里的事，他说她有一天冒雨进山，途中有一块石头砸下来，幸亏是车刚过去才发生。“愿秦岭青山常在绿水常流”是她吊在嘴边的常用语，保护区的角角落落，保护区的每一个成员，她都谙熟于心。她上过保护区的最高点鲁班寨，据说她是惟一上到那个高度的女性。保护区经费紧张，拉上她找国际基金组织，游说告穷，配合调查，终于有所回报，为保护区添了帐篷、器材。

《中国青年报》刊登过一篇采访，说身为县委书记的作家“穿着旗袍，吃着烤白薯，坐着一块钱的三轮车，满县城转”，这真是一个很传神的漫画形象，国内的作家们见了她，常拿这个形象跟她调侃。叶广芩说，三者都不是虚构，时间不同而已。说起穿旗袍，还与我的参与有关。我去县委大院，常见她穿件短袖条纹布旗袍进进出出，周至没人穿这种衣服，农民也视这种衣服为“新潮”。在她的办公室里，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县委书记穿旗袍不合适。她说，我是旗人，穿旗袍是当然。我说，一个县委领导穿旗袍怎么上主席台？她说，那我应该穿什么？我说，穿套装。她说，土掉渣儿了！我就穿这衣裳上主席台，气死你！我要让周至农民看见他们的书记眼前一亮，心里一振，有什么不好？后来她到底穿着旗袍上了主席台。目前，周至人已经习惯了，好像在他们心中，这位北京籍的女书记就是应该穿旗袍的。

她用地的率性，潜移默化，为周至人拓展了另一片视野。

说来也巧，有一回她登在《周至文艺》封面上的一张照片又引起了人们的议论。这位女作家，上身是短衫，下身是早已过时的草绿军裤，风尘仆仆，靠在山林的木栏杆前，手里拿着一把刺状长条，细心的人可以看出，那是山里豪猪的尖刺。完全是一个村妇形象，没有谁能想到这就是从京城大宅门走出的“格格”。

从旗袍到绿军裤，角色的转换让人吃惊。细致的读者已经窥出，她那一篇篇发表的作品，已经从“全家大院”渐渐转向了秦岭深山，天皇贵冑

的沉吟悄悄地被深山老林的鲜活所替代，那字里行间慢慢地溢出了一股草木的青气。

大蟒河、殷家坪、老君岭、营盘梁、厚畛子、射熊馆、五柞宫、上林苑、终南镇……这些真实的名字，通过这本书读者已不陌生；寻找野人、捕捞大鱼、围猎老虎、抢救小熊猫……这些传奇式的故事，更是让人心弦绷紧；乡下人赶集的情景，山里干部开会的风气，山民种什么养什么如何打发日子，上林苑的昔日与今天的对比……这些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都一一涌到她的笔端。叶广苓以秦岭山林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发表后，几乎篇篇被刊物转载，加上长篇纪实文学《老县城札记》和不少散文随笔，构成了她写作历程的一个新时期。

显而易见，正是周至这片土地和秦岭山地的人文景观、社会生活，为叶广苓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周至自西汉就有建制，农耕文明高度发达，汉唐时代为京畿之地，文字典籍、文物遗址很多。老子在楼观台讲述五千言《道德经》、白居易、李商隐历任周至县尉，这里诞生过不朽的诗歌《长恨歌》，据云杨贵妃便是由周至通过傥骆道逃往南方，奔向日本……县志中明确记载了野人生存状况，“山鬼”、“木客”的情形多有详细记述，关于野人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我的祖母曾向我讲述被野人抓住如何脱身的窍门。直到解放后，还有地质工程师在秦岭深山发现野人的传闻。《山鬼木客》中的野人与树化而为一的奇妙景象，志书与传说原本就有，作者则从中升华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维护这种和谐的艰难；我们曾经在当年汉武帝逞强的射熊馆驻足，和附近村民交谈，深感时势沧桑变化之剧烈。渭河发了洪水，水退后滩上搁浅了一条大鱼，有人将这奄奄一息的鱼穿腮套绳，企图拉运回家，越过河水时，大鱼反而将人带入激流，结果人鱼俱死。周至县文协主席王安泉有意地给叶广苓讲了这件事，他知道叶广苓会把它写成一篇好小说，后来果然成就了《黑鱼千岁》这部中篇。她把大鱼的故事与汉武帝狩猎联系起来，置于评法批儒的时代背景，使历史和今天互动，便有了新的内涵；老虎、熊猫、金丝猴，这三种珍稀动物过去屡遭厄运，人为捕杀在十多年前才得到遏制。我认识那位涉嫌捕杀金丝猴的公社书记，他实在是个好人，真的是粗心大意了，买了几张虎皮做大衣，正值有关法律出台，他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结果被撤销职务，众口哗然，“侯

书记猴年逮猴招了猴子的祸”遂成了一个段子传开；秦岭最后一只华南虎被枪杀，那是60年代的事，2001年在佛坪县召开的动物保护会上，叶广芩闻知打虎的当事者还在，便跋山涉水设法见到其人，后来《老虎大福》发表，熟悉内情的人读后，惊叹“神”了；熊猫“碎货”遇救是后来的事情。这是佛坪保护区一只熊猫越窗而逃的真实故事的引发……叶广芩就像海绵遇水，这些传闻一进她的耳朵，就被紧紧地抓住了。她注意了解、打探、刨根问梢，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彩中篇。

我初次读《老虎大福》，颇觉平淡，觉得只是叙述了一只老虎被枪杀的过程，缺乏明确的意向，不知蕴含着什么，便直言不讳地对她说：“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她当时不置可否，但在后来的创作座谈会上，谈及了作品的“意义”问题。她说，我们在写作时，不要刻意直逼什么“意义”、“内涵”，要坚信自己的感觉。你能感动的，读者就能感动；连自己都感动不了的作品，肯定也感动不了别人。在她看来，越是逼近现实生活的作品，越是在旨意上藏而不露。后来，我又重新去读，发现这种沉静从容的描写和不露声色的讲述，有作者的鲜明立场。越是冷静而细致地把枪击与宰杀的过程娓娓道出，越会让人掩卷之后，心内阵阵作痛。

在作者营造的情境中，人与动物相处得非常融洽，如寻找野人者与窝棚中的小岩鼠，二福一家与村狗“黑子”，四女与小熊猫；密林里的动物与动物，动物与植物，松鼠、云豹、蜘蛛、四脚蛇、灰尾兔、血雉、旱蚂蚱、黑熊、猫头鹰、猴子、羚牛，桦树林、柳灌丛、山毛榉、独叶草等都是相融相谐，自然繁衍，组成一个个生动的世界。从立意方面着眼，这组作品直指人类关怀，表现了人类和动物共同面对的精神困厄与生命困境，有值得反复解读的意蕴。一个成熟的作家面对不同的题材，总会在思想内涵、文化气息、叙述方式等方面和谐一致，而且达到相应水平。这组作品与她的家族题材小说正是这样。虽然家庭题材小说有浓郁的贵族气，山林题材小说有豁朗的山野风，但只不过是生活内容、叙述角度（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上不同罢了。

西安市文联专业作家朱文杰，几年前提出“叶广芩现象”一说，希望重视这位女作家大器晚成的原因。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成功的作家，在知识、经历、身世、性情、机遇等方面，都会有自己的历程，这其中

每一步都有文章可作，又都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性情，它是一个人素质、修养、境界的展示。叶广芩身为女作家，却没有一般女人的“骄”、“娇”二气，她随和大度，不自怜，不做作，近二十年的交往我是太了解她了。她在陕西作家中是个“另类”，不仅作品的题材、内涵、章法没有入乡随流，在为人行事方面也特行独立，很有自己的真性情。

在她的几本散文集中，有关于她自己身世、经历、家庭生活的记录，小说《采桑子》也包容了她根脉的影子和世界观、人生观、哲学思想、人文精神的成分。《采桑子》中有这么一段：“金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儿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到永远。这个历经征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庭，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像爱新觉罗、叶赫那拉这样的家族，他们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家庭精神和严格的教育方式，其后代又经历了特殊的历史风云，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华，又有对世道沧桑的切身体验，因而有在襟怀、境界视野上的新异角度。中国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的追求今天又被一些文化人喊得嘈嘈闹闹，但是真正有这种境界的人会把它化在自己的性情中，舒展地写作，舒展地活着。叶广芩说：“人活着，什么时候都别装，活一个自然，活一个真。”

叶广芩还说，到山里来，我换了一肚子狼心狗肺，我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来理解自然，解读生存。存在着就是合理的，我们要尊重并且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生命，尊重珍惜老天爷赐给我们的这片山林。在我看来，她就像是广袤山野里的一个精灵，自在而真实。而山野，则因她的珍爱和舒展更加生动和丰富了。

2003年11月18日

目 录

- 山野的精灵（代序） / 1
- 老虎大福 / 1
- 黑鱼千岁 / 28
- 熊猫“碎货” / 61
- 山鬼木客 / 83
- 猴子村长 / 106
- 长虫二颤 / 139
- 狗熊淑娟 / 175
- 大雁细狗 / 218
- 所罗门王的指环（后记） / 225



大福呼地一下站起来了，抡着前爪，吼叫着，不知发生了什么。那吼声真真是地动山摇了，沉闷、深远、愤怒、悲怆，强大的震慑力使山鸟惊飞，树叶飘落，整座山林悚然战抖。神枪手们的枪法乱了，他们在比武会上打的是黑白靶子，哪里碰到过这活灵活现的东西。

老虎大福

年年养子在空谷，雌雄上下不相逐；
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中取黄犍。

〔唐〕张 籍

大福死于三十七年前的一个春季。

二福现在是秦岭自然保护区动物保护科的干部，现年四十六岁。

今年野生动物保护会在秦岭召开，我与二福再次相聚在凤草坪。

今天的凤草坪是秦岭腹地一个繁华的小镇，108国道穿街而过，街上有高级宾馆、歌舞厅、美发屋、浴足阁和档次不低的饭馆，还有傍晚时节满街溜达，顾盼生情的美丽小姐……总之，大城市有的这里一应俱全，一样不缺，你不会因了异乡而生疏而寂寞。深山的小镇实实在在地赶上了时代步伐，跟全国人民一道，一步不落地奔了小康。

让人欣慰。



也让人揪心。

会议在“大福山庄”举行，三星级的山庄依山而建，借了山水的景致，白色的建筑显得高雅气派，管理也井井有条。主人介绍说宾馆是由二福的两个兄弟三福、四福承包的，跟宾馆一样，三福、四福也是一对星级人物，被誉为哪哪儿的“十佳”青年，很是见过世面的。三、四二位福我不认识，只记得他们在会议开幕式时露过一面，是一对长得一模一样，大头圆眼，看人有点虎视眈眈的汉子，气质跟二福完全不一样，不像一个娘生的。二福说他们是一对双胞胎，是一对只认识钱不认识人的动物。二福是我的朋友，十六年前我在秦岭里采访认识他的，他爱文学，为人仗义，时常的还爱多愁善感，是那种动辄眼圈就红了的人。那时他在读林学院，放暑假在家，他跟着我在山里跑了一个多月，我们的交情不错。我去过他的家，也见过他年老的父亲、母亲，他们都是很不错很善良的老人。二福很少跟我提起他的父母，甚至也没说过一模一样的两个福，二福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大福的事。第一次见面他就让我一定要写大福，后来几次相遇他还是说这件事，这次开会，他的这个要求似乎更为迫切，简直是刻不容缓了。

饭桌上，喝得脸红脖子粗的二福敲着桌子说，现在名人都讲立传，连那些除了钱什么也没有的狗屁企业家也忙不迭地找文人给自个儿写传记，说到这儿，二福扫了一眼坐在下首的三福、四福，那两个福赶紧低下了头，避开了二福的目光，表情有些尴尬。谁都知道，目前山庄最好的客房里正住着一位作家，宾馆每天好烟好茶地供着，作家正为两位“十佳”写一篇八万字的报告文学。二福不客气地对我说，大福为什么就没人写？你们这些文人太势利，谁给钱就替谁吹，天花乱坠地吹，没意思极了。叶大姐，我要是替大福给你钱，你写不写？

二福在将我的军。二福喝多了。

我答应为大福立传，立大传。

于是大家就为大福干杯。

也为大福山庄干杯。

回到西安我才觉出大福的传实在不好立，无从下笔，对着电脑傻愣



半天，竟写不出大福的任何文字，于是只好搁下大福说二福。

二

二福大名李二福，秦岭南麓桦树岭人。

桦树岭属凤草坪管辖，凤草坪现在是镇，过去叫公社，是秦岭山中最为偏远的—个政府机构。凤草坪公社下属三个生产队，有居民五十二户，分散于六条山谷中，除了四、七的集日，大家翻山越岭到凤草坪的街上以土蜂蜜、草药、毛皮等山货换些生活必需，一般很难与外界接触。二福的家乡桦树岭位于胥水河北岸的山坡上，林深菁密，百姓生计以狩猎、挖药为主，兼或种植包谷、洋芋，四季豆。山高土寒，加之野物糟蹋，收成极为有限。

二福家住在桦树岭梁顶，这里的海拔已经很高了，除了针叶林没有别的树木。站在二福家门前有限的空地上朝南望，南面群山奔涌，重岩叠嶂，让人感到很雄伟，很荡气回肠。二福家的人体味不到这些，他们活得很实在，也很艰难，雄伟不能当饭吃，荡气回肠也需肚子里有东西才行，二福的爹和娘一年四季都在为嘴忙碌，为生计而操劳。爹漫山遍野地挖药，爹是个好药工，爹能挖到名贵的太白手儿参，挖到罕见的独叶草，还有山茶萸、太白贝母什么的。爹向来是早出晚归，有时走得远了，就宿在山上，几天不回家的时候也有。家里的活计都堆在娘的身上，二福的娘很能干，二福娘早年是从四川逃荒过来的，人矮小却能吃苦，种庄稼，养猪，撙柴，手脚从不闲着，当地女人不能与之相比。

秦岭山地的小气候有它的独特性，山外闹旱灾，山里却是连年的小丰收，1953年娘在川北饿得实在受不住了，沿着荒废了的悦骆古道来到了桦树岭，在李家停住了脚步，后来就有了二福，成了二福的娘。二福娘猪养得好，四川人都会养猪，会做熏肉，娘每年养—头猪，初秋喂起，来年春天就催肥了，端阳屠宰，肉挂在梁上能吃到第二年春节，多余的还可以拿到集上换盐米。熏肉是李家极为重要的食源财源，娘把猪看得很重，二福一顿不吃娘不在乎，猪要是一顿不吃，娘就坐立不安了。

二福叫二福是因为习惯，他的前头并没有—个大福。山里人忌讳多，



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头生孩子从不称“大”，长子都从第二开始排，把第一让给山里的大树、石头、豹子、狗熊什么的，都是很雄壮，很结实的东西，跟在它们的后头论兄弟，借助了它们的生命和力量，意为好养活，能长命百岁。这一地区的孩子每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杨树大哥”、“豺狗大哥”……二福的大哥是“彪”，彪就是老虎，山里人对老虎不直呼其名，或叫“彪”，或叫“大家伙”。

二福问爹见过大家伙没有，爹说没有。爹说打1952年成固沙河营枪毙了一只大家伙以后，秦岭山地就看不见大家伙了。爹把猎杀叫做“枪毙”，这是爹的叫法，爹常常运用些新名词，比如把“花熊”叫“熊猫”，把“娃娃鱼”叫“大鲵”，把“爬坡”叫“上海拔”，把“柏羊”叫“羚牛”什么的。

爹是桦树岭大队的队长，队长的语言应该和普通老百姓有所区别。

二福很遗憾，他的大哥大福原来只是个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内容的符号——秦岭山里没老虎。

1963年，二福九岁。

九岁的二福读小学二年级。学校在东河台，离桦树岭七里，每天天刚亮二福就得背着书包上路，赶太阳半竿子高才能到学校。小学校的周老师体恤山里的孩子道远，把头一节课永远安排成音乐，让他们来了先扯着嗓子唱一气，败败火。东河台小学的孩子们会唱的歌很多，他们唱得最好的是那首《小鸟在前面带路》。《小鸟在前面带路》其实是一首很城市的歌，不知怎的却被山里的孩子这样看好：

小鸟在外面带路，
风儿吹着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鲜艳的红领巾，
美丽的衣裳，
像许多花儿开放。
跳啊跳啊跳啊，唱啊唱啊唱啊……



孩子们问周老师，“花园”是什么，周老师说花园就是凤草坪的森林和山地；孩子们问“美丽的衣裳”什么样，老师说就是过年走亲戚时穿的那样……孩子们说知道了，就很动情地唱，在歌唱中他们穿着过年的新衣服，在林子里，有太阳鸟在头上飞，有厚朴花在周围开，感觉非常好。下午太阳一偏，周老师早早就把孩子们放了，让他们早点回家，山里的孩子，家务活都很重。

二福的功课很糟糕，算术尤其不行，他背不出乘法口诀，理解不了为什么 $2 \times 3 = 6$ 。老师费了好大劲也给他讲不清楚，老师就说，一只山鸡一窝抱俩蛋，三只山鸡抱几个蛋？二福说谁知道抱几个，不下蛋的也有，让青鼬拉去的也有，漫山胡蹿、乱占窝的也有……老师点着二福的脑袋说，你呀……你呀……

二福回家问爹，爹也搞不清三只山鸡下几个蛋，爹说，这问题谁也搞不清，也没必要搞清。后来周老师见了二福的爹，让爹抓抓二福的算术，爹说，抓个啥嘛，你那几只山鸡的糊涂账把老子也算得脑壳疼，我们的二福将来不当大队会计，用不着费这个脑筋。二福认为爹说得很对，爹和他一样，打心里看不起算术这门课。如爹所说，上学么，能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大学毕业怎的，大学毕业也得和大家一样，将一写成一，将二写成二，不能把一写成花。二福的语文比算数学得相对要好，二年级没有作文，但是二年级有看图学说话，每当有“学说话”的时候二福的话就特别多，二福的想像力太丰富了，他能从书上简单的三两幅画上讲出画里根本没有的东西，比如“大风吹破了蜘蛛的网”，用拼音拼出的一句话，让二福来讲述就复杂了，蜘蛛是什么样的蜘蛛，在哪哪结了个什么样的网，网住了什么样的虫子，蜘蛛的心情如何兴奋，虫子的心情是如何恐慌，刮了阵怎样的风，蜘蛛在风中是如何护网，小虫子们沿着蛛丝如何四处逃散……二福描绘得有声有色，如亲眼见到一般，把班上的同学连同周老师，唬得一愣一愣的。同学们说他爱瞎编，老师说他想像力丰富……

二福在课堂上艰难地计算山鸡蛋、编造蜘蛛网故事的时候，她们的土狗黑子就趴在他的桌子底下。黑子是条很懂事的狗，凶猛无比，什